

# 梁启超修身三书

／ 节本明儒学案（中）

梁启超 编著  
彭树欣 整理

非外借

《节本明儒学案》、《节本呻吟语》、《节本皇朝经世文编》这三种书是梁启超早年之编选书。其《节本皇朝经世文编》用以自修而致发心之译本，也是他用以指导公愤激勇的报导书，今予以整理再版，名之曰“梁启超修身三书”。《节本明儒学案》是节编《明儒学案》中的修身部分而成，但此书绝非普通书的删减本。梁启超的《明儒学案》，现在一般当作学术著作，而在梁启超看来，此书的主要作用乃是“示读者以入道之门”。《节本明儒学案》正是将原书变成一部指导读原本，可以说，已经是与《明儒学案》面目不同的另一本书。此书删去二、三七八万字，与原书的卷数相差倍比，也大大加强了可读性。

梁启超早年并未留意，只是《阿波罗报》，十年后以为其真，即陆续将各书删节而出，至再版时，代梁启超者乃今之旧闻版本，重加删节，节本以成易学，非原书也（《阿波罗报》，论改订清史），自此今日与今日之学，非有梁启超之学以而之，万平欲知学风而自困矣。求原书者，惟此书最良，而原本浩繁，读者成倍倍而思，不能卒业，又或仅读一编，遂于漫然，仍无心得。抑今者当社会认识日趋自觉之日，学如吾国之学元量，相国古籍占其量十之一，相国古籍应读者又无量，语道之书，又占其量十之一，以至有读之已力，而读多者不能读之学，其多也。故此本于世，俾大同志略节精力尔。（《节本明儒学案·节本别言》）

# 梁启超修身三书

节本明儒学案（中）

梁启超 编著  
彭树欣 整理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## 浙中王门学案

姚江之教，自近而远，其最初学者，不过郡邑之士耳。龙场而后，四方弟子始益进焉。郡邑之以学鸣者，亦仅仅绪山、龙溪，此外则椎轮积水耳。然一时之盛，吾越尚讲诵、习礼乐，弦歌之音不绝，其儒者不能一二数。若山阴范瓘，字廷润，号栗斋，初师王司舆、许半圭，其后毕业于阳明。博考群经，恍然有悟，以为“孔、孟的传，惟周、程得之，朱、陆而下，皆

弗及也”。家贫不以关怀，曰：“天下有至宝，得而玩之，可以忘贫。”作古诗二十章，历叙道统及太极之说，其奥义未易测也。馀姚管州，字子行，号石屏，官兵部司务。每当入直，讽咏抑扬，司马怪之。边警至，司马章皇，石屏曰：“古人度德量力，公自料才力有限，何不引退以空贤路？”司马谩为好语谢之，以京察归。大洲有宿四祖山诗：“四子堂堂特地来”，谓蔡白石、沈古林、龙溪、石屏也。范引年，号半野，讲学于青田，从游者颇众。夏淳，字惟初，号复吾，以乡举卒官思明府同知。魏庄渠主天根天机之说，复吾曰：“指其静为天根，动为天机，则可；若以静养天根，动察天机，是歧动静而二之，非所

以语性也。”柴凤，字后愚，主教天真书院，衢、严之士多从之。孙应奎，字文卿，号蒙泉，历官右副都御史，以《传习录》为规范，董天真之役。闻人铨，字邦正，号北江，与绪山定《文录》，刻之行世。即以寒宗而论，黄骥，字德良，尤西川纪其言阳明事。黄文焕，号吴南，开州学正，阳明使其子受业，有《东阁私抄》记其所闻。黄嘉爰，字懋仁，号鹤溪，正德戊辰进士，官至钦州守。黄元釜，号丁山，黄夔，字子韶，号后川，皆笃实光明，墨守师说。以此推之，当时好修一世湮没者，可胜道哉！



## 郎中徐横山先生爱

徐爱，字曰仁，号横山，馀姚之马堰人。正德三年进士。出知祁州，升南京兵部员外郎，转南京工部郎中。十一年，归而省亲。明年五月十七日卒，年三十一。《绪山传》云“兵部”及“告病归”，皆非。

先生为海日公之婿，于阳明内兄弟也。阳明出狱而归，先生即北面称弟子，及门莫有先之者。邓元锡《皇明书》云“自龙场归受学”，非。其后与阳明同官南中，朝夕不离。学者在疑信之间，先生为之骑邮以通彼我，于是门人益亲。阳明曰：“曰仁，吾之颜渊也。”先生尝游衡山，梦老僧抚其背而叹曰：“子与颜子同德，亦与颜子同寿。”觉而异之。阳明在赣州闻讣，哭之恸。先生虽死，阳明每在讲席，未尝不念之。酬答之顷，机缘未契，则曰：“是意也，吾尝与曰

仁言之，年来未易及也。”一日讲毕，环柱而走，叹曰：“安得起曰仁于泉下，而闻斯言乎！”乃率诸弟子之其墓所，酌酒而告之。先生始闻阳明之教，与先儒相出入，骇愕不定，无入头处。闻之既熟，反身实践，始信为孔门嫡传，舍是皆旁蹊小径、断港绝河矣。

阳明自龙场以后，其教再变。南中之时，大率以收敛为主，发散是不得已，故以默坐澄心为学的。江右以后，则专提致良知三字。先生记《传习》初卷，皆是南中所闻，其于“致良知”之说，固未之知也。然《录》中有云：“知是心之本体，心自然为知。见父自然知孝，见兄自然知弟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。此便是良知，使此心之良知充塞流行，便是致其知。”则三字之提，不始于江右明矣。但江右以后，以此为宗旨耳。是故阳明之学，先生为得其真。聂双江云：“今之为良知之学者，于《传习录》前编所记真切处，俱略之，乃驾空立笼罩语，



似切近而实渺茫,终日逐外而自以为得手也。”盖未尝不太息于先生云。

## 文 集

吾师之教,谓人之心有体有用,犹之水木有根源有枝叶流派,学则如培浚溉疏。故木水在培溉其根,浚疏其源,根深源深,则支流自然茂且长。故学莫要于收放心,涵养、省察、克治是也,即培浚其根源也。读书玩理,皆所以溉疏之也。故心德者,人之根源也,而不可少缓;文章名业者,人之枝叶也,而非所汲汲。学者先须辨此,即是辨义利之分。既能知所决择,则在立志坚定以趋之而已。《答邵思抑》

学者大患在于好名,今之称好名者,类举富贵夸耀以为言,抑末矣。凡其意有为而为,虽其迹在孝弟忠信礼义,犹其好名也,犹其私也。古之学者,其立心之始,即务去此,而以

全吾性命之理为心。当其无事，以勿忘勿助而养吾公平正大之体，勿先事落此蹊径，故谓之存养；及其感应，而察识其有无，故谓之省察；察知其有此而务决去之，勿苦其难，故谓之克治；专事乎此而不以怠心间之，故谓之不息；去之尽而纯，故谓之天德；推之纯而达，故谓之王道。《送甘钦采》

夫人之所以不宜于物者，私害之也。是故吾之私得以加诸彼，则伎心生焉。伎心，好胜之类也，凡天下计较、忌妒、骄淫、狠傲、攘夺、暴乱之恶，皆从之矣。吾之私得以藉诸彼，则求心生焉。求心，好屈之类也，凡天下阿比、谄佞、柔懦、燕溺、污辱、咒诅之恶，皆从之矣。二私交于中，则我所以为感应之地者，非公平正大之体矣。以此之机，而应物之感，其有能宜乎否也？《宜斋序》

古人谓：“未知学，须求有个用力处；既用力，须求有个得力处。”今以康斋之勇，殷勤辛苦不替七十年，然未见其大成，

则疑其于得力处有未至。白沙之风,使人有“吾与点也”之意,然末流涉旷达,则疑其于用力处有缺。夫有体斯有用,有终必有始,将以康斋之践履为体为始耶?将以白沙之造诣为用为终耶?是体用终始歧为二也。世固有谓某有体无用、有用无体者,仆窃不然。必求二公之所以蔽者而会归之,此正关要所系,必透此,方有下手处也。《答王承吉》

予始学于先生,惟循迹而行。久而大疑且骇,然不敢遽非,必反而思之。思之稍通,复验之身心,既乃恍若有见,已而大悟,不知手之舞、足之蹈,曰:“此道体也,此心也,此学也。人性本善也,而邪恶者客感也,感之在于一念,去之在于一念,无难事,无多术。”且自恃稟性柔,未能为大恶,则以为如是可终身矣,而坦坦然、而荡荡然乐也。孰知久则私与忧复作也!通世之痼疾有二,文字也,功名也。予始以为姑毋攻焉,不以累于心可矣,绝之无

之，不已甚乎！熟知二者之贼，素夺其宫，姑之云者，是假之也。是故必绝之、无之而后可以进于道，否则终不免于虚见，且自诬也。《赠薛尚谦》

### 督学蔡我斋先生宗兗 御史朱白浦先生节

正德丁卯，徐横山、蔡我斋、朱白浦三先生举于乡，别文成而北。文成言：“徐曰仁之温恭，蔡希渊之深潜，朱守中之明敏，皆予所不逮。”盖三先生皆以丁卯来学，文成之弟子，未之或先者也。癸酉，三先生从文成游四明山，我斋自永乐寺返，白浦自姁溪返，横山则同入雪窦，春风沂水之乐，真一时之盛事也。横山为弟子之首，遂以两先生次之。

蔡宗兗，字希渊，号我斋，山阴之白洋人。乡书十年而取

进士，留为庶吉士，不可，以教授奉母。孤介不为当道所喜，辄弃去。文成以为：“归计良是，而伤于急迫。再过二三月，托病行，则形迹泯然。独为君子，而人为小人，亦非仁人忠恕之心也。”已，教授莆田，复不为当道所喜。文成戒之曰：“区区往谪龙场，横逆之加日至，迄今思之，正动心忍性、砥砺切磋之地，其时乃止搪塞排遣，竟成空过，惜也。希渊省克精切，其肯遂自以为忠乎？”移教南康，人为太学助教、南考功，升四川督学僉事。林见素谓：“先生中有馀养，只见外者之轻，故能壁立千仞。”

朱节，字守中，号白浦，亦白洋人。举进士，官御史，以天下为己任。文成谓之曰：“德业外无事功，不由天德而求骋事功，则希高务外，非业也。”巡按山东，流贼之乱，勤事而卒，赠光禄少卿。先生尝言：“平生于‘爱众、亲仁’二语得力，然亲仁必从爱众得来。”

## 员外钱绪山先生德洪

钱德洪，字洪甫，号绪山，浙之馀姚人，王文成平濠归越，先生与同邑范引年、管州、郑寅、柴凤、徐珊、吴仁数十人会于中天阁，同禀学焉。明年，举于乡。时四方之士来学于越者甚众，先生与龙溪疏通其大旨，而后卒业于文成，一时称为教授师。嘉靖五年，举于南宫，不廷试而归。文成征思、田，先生与龙溪居守越中书院。七年，奔文成之丧，至于贵溪，问丧服，邵竹峰曰：“昔者孔子没，子贡若丧父而无服，礼也。”先生曰：“吾夫子没于道路，无主丧者，弟子不可以无服。然某也有父母在，麻衣布经，弗敢有加焉。”筑室于场，以终心制。十一年，始赴廷试，出为苏学教授。丁内艰，服阕，补国子监丞，寻升刑部主事，稍迁员外郎，署陕西司事。上夜游西山，召武定侯郭勋不至，给事中高时劾之，下勋锦衣狱，转送刑部。勋

骄恣不法，举朝恨之，皆欲坐以不轨。先生据法以违敕十罪论死，再上不报。举朝以上之不报，因按轻也，劾先生不明律法。上以先生为故人，故不报，遂因劾下先生于狱。盖上之宠勋未衰，特因事稍折之，与廷臣之意故相左也。先生身婴三木，与侍御杨斛山、都督赵白楼讲《易》不辍。勋死，始得出狱。九庙成，诏复冠带。穆宗朝，进阶朝列大夫，致仕。万历初，复进阶一级。在野三十年，无日不讲学。江、浙、宣、歙、楚、广，名区奥地，皆有讲舍。先生与龙溪迭捧珠盘。年七十，作《颐闲疏》告四方，始不出游。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卒，年七十九。

阳明致良知之学，发于晚年。其初以静坐澄心训学者，学者多有喜静恶动之弊，知本流行，故提掇未免过重。然曰“良知是未发之中”，又曰“谨独即是致良知”，则亦未尝不以收敛为主也。故邹东廓之戒惧，罗念庵之主静，此真阳明之

的传也。先生与龙溪亲炙阳明最久，习闻其过重之言。龙溪谓：“寂者心之本体，寂以照为用，守其空知而遗照，是乖其用也。”先生谓：“未发竟从何处觅，离已发而求未发，必不可得。”是两先生之“良知”，俱以见在知觉而言，于圣贤凝聚处，尽与扫除，在师门之旨，不能无毫厘之差。龙溪从见在悟其变动不居之体，先生只于事物上实心磨炼，故先生之彻悟不如龙溪，龙溪之修持不如先生。乃龙溪竟入于禅，而先生不失儒者之矩矱，何也？龙溪悬崖撒手，非师门宗旨所可系缚；先生则把缆放船，虽无大得，亦无大失耳。念庵曰：“绪山之学数变，其始也，有见于为善去恶者，以为致良知也。已而曰：‘良知者，无善无恶者也，吾安得执以为有而为之而又去之？’已又曰：‘吾恶夫言之者之淆也，无善无恶者见也，非良知也。吾惟即吾所知以为善者而行之，以为恶者而去之，此吾可能为者也。其不出于此者，非吾所得为也。’又曰：‘向吾



之言犹二也，非一也。夫子尝有言矣，曰至善者心之本体，动而后有不善也。吾不能必其无不善，吾无动焉而已。彼所谓意者动也，非是之谓动也；吾所谓动，动于动焉者也。吾惟无动，则在吾者常一矣。”按先生之无动，即慈湖之不起意也。不起意，非未发乎？然则谓“离已发而求未发，必不可得”者，非先生之末后语矣。

## 会 语

戒惧即是良知，觉得多此戒惧，只是工夫生；久则本体功夫自能相忘，不思而得，不勉而中，亦只一熟耳。

圣人于纷纭交错之中，而指其不动之真体，良知是也。是知也，虽万感纷纭而是非不昧，虽众欲交错而清明在躬，至变而无方，至神而无迹者，良知之体也。太虚之中，无物不有，而无一物之住，其有住，则即为太虚之碍矣。人心感应，无时不